

水聲黏膩，酸甜氣息被極度貼近的體熱蒸散，隨著碰撞聲在空間中化開成曖昧歡愉。

金髮嚮導被他的哨兵捧在懷中，雙腿極度敞開地吞吐著對方那份熱度，近距離耳鬢廝磨使得嚮導對思緒的感知更為清晰——身後男人的欲求彷彿浪潮即將令他滅頂。

「輕些、唔！我無法集中……」

每當男人的熱意朝身軀裡頭挺進些許，赫斯特便感覺自己腦中跟著被敲得嗡嗡作響，一向犀利的梳理也被調和成了撫弄。

赫斯特漂亮的異色瞳中滲出淚光，有時候他感覺伊萊亞斯就像一頭難以滿足的猛獸，淺嚐過滋味後便會越發賣力地向他索求，無法拒絕、也不容拒絕。

「是嗎？我倒覺得這樣挺好的。」男人低頭在青年肩頭嚙出幾個牙印，交合之處似乎又比方才更深更緊密了些許。他能嗅到青年甜膩的汁液隨著抽送濺灑在床單上，能聽見青年喉頭極力壓抑的呻吟，能嚐到肌膚因情慾而泛起的熱燙，即使哨兵不具備心電感應的機制，伊萊亞斯仍能確定青年已深陷於他的疼愛之中。

酒香順著熱切的吻侵入口腔深處，舌尖席捲了甜氣，直到被中和成無聲的歡愛後方被吃吞下肚，伊萊亞斯磷綠的瞳眸又變得清明些許。

他喜歡讓赫斯特在迷濛之際為自己梳理，誰叫平時對方太過講求效率，唯有到床上後才稍稍懂得放緩節奏，於是便養成這般微妙的模式。

「唔、你和其他嚮導也這麼做嗎……？」

「和你搭檔以來就沒找其他人梳理，不用擔心，我的小狐狸。」

「找別人也行，至少我不用這麼折騰……嗚！」

「不行，不是你就不行。」

深吻、推進、熾熱、釋放

過於強烈的佔有欲令人直打哆嗦，男人以唇輕輕覆上青年泛紅的耳根，在只有他能看見的角度留下印記。

「我只要你，今後也只需要你的梳理。」